









元豐類藁卷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九世孫文受重刊

君姓曾氏諱畢字叔茂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
 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為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
 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
 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
 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
 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
 之際莫不能議為其文章尤宏贍瓌麗可喜三代遠矣
 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



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徃徃
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墜窮頓委於巖壙閭巷之中
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辨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
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
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
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
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黌女二人卒之
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
弟鞏為其銘曰

世或湏人中士為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
已為足而材與世為乖刻銘絜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于彭城五代之亂徙于淮南今為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刑部尚書父某贈殿中丞君嘗試于秘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為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為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為人智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學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君能資之皆出乎衣食嫁娶皆有餘法殿中之第工部侍郎吳初舉進士數困欲不

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廢為念故侍郎得曲就其志
至為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既居官以材稱其為身務
於廉臨獄訟務為恕母某氏旌德縣大君娶耿氏又娶
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郴州馬平知縣陳訐池州推
官李樞其李歸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舅氏寔命絜
銘其敢辭銘曰
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
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試校書郎揚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
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

人法度之事巧織縷刀尺經年皆絕倫先君選其婿於
里中以歸王氏王氏家故貧曾氏為家婦而其姑蚤世
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為將婦
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寢祭奉養撫其門內皆
不失所時將以萊巖誠順能得其屬人其舅喜曰吾不
以家為郵矣其夫歎曰我能一意自瘁於官學不以私
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三十有二嘉祐四年五
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昌南城曾大考尚書水部
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大考高
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其兄輩使誌其墓天乎吾矣嗚
呼姑踰暮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鄆州平陰縣主簿閔君妻曾氏墓表

鄆州平陰縣主簿閔君景暉妻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尚
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
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鞏之長
姝也始吾姝為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
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能為人進退容止皆有法
度人罕見其喜愠之色內外屬皆嚴肅之性儉素於紛
華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蔬食不給
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資身之物不為秋毫顧惜前
也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
條理養父母姑舅皆至孝姑久疾晝夜一候省未嘗須臾

去其側藥食非親調不以進其於內外屬親疏皆盡恩
意人皆以謂宜富貴壽考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嗚呼
其豈非命也歟嘉祐二年輩與二弟得進士第南歸而
吾妹役景暉視余於淮南至真州得疾七月某日卒於
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有女一人曰某始五歲景暉
以其喪歸六年十月丁酉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陸
井原景暉之王考諱某考諱某皆尚書職方員外郎而
越之山陰人也吾妹既歿之六年景暉得進士第於是
時 余於史館書籍皆會京師而余於其間再哭妹
又哭女與哭妻憂患之疫於余者可謂多矣景暉之始
葬吾妹也文請銘不及余與之皆恨焉而其會京師以

歸也乃為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始吳氏事宋為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
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揚子縣之
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
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稱其
材遂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
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除朝京師疾
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之屢斥於進士也既
自力學問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
專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後事於吉州弟已

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嫁其孤女若工人皆不失
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自足而親戚舊故之至京師
者多以君為歸其喪父也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親
戚或憂其貧欲出錢為基址謂君一強可以取其贏君
歎曰吾不敏既位於朝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平居
恂恂不與犯者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移也嘗歸常僦
屋以居既卒幾不能葬嘗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以君之
恩為大理評事妣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致其哀
有過人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
嫁亳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為碣於墓而與天經
來乞銘於鞏天經以材名人皆曰其尚能存君之家者

銘曰

維吾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竄跡其後孔蕃以
國為氏君紹厥宗其德則類儉著于家勤著于身不苟
其羸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二大夫縞冠素蓋爭利於
塗曾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欬較于銘章
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厚乎如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事天長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戴氏
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于楚州鹽倉
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
之考諱奎娶徐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

教於始筭從事於既嫁少而行脩於身老而教行於家
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賴
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
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為收嫁者蓋
二人云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
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參軍監
楚州裝卸米倉某衢州西安縣令皆及進士第好古而
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為下肅祗為
上惠慈安意處貧薄已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秀髮
垂頰享有多慶卜壤之良乃塋新堂刻此幽文美寔長

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

用石本按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曄為家長
 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問知道理善於
 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為於世不肯碌碌為人恭謹循循
 寡言治平二年及進士第為吉州司法叅軍有能吏名
 用薦者為韶州軍事判官行至虔州得疾卒於驛舍熙
 寧二年十一月己丑日也年三十有七覺字道濟建昌
 軍南豐人高皇考諱致堯太常博士曾皇考諱易占尚書
 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覺母李氏妻鄧氏夏
 氏范氏有子修偃熙寧四年八月壬申葬于南豐龍池

鄉之源頭吾哀其若將有成也而止於斯故為銘其墓

曰

德累則厚方濟而隕材引則空未試而張志一乘不獲謹
云非閔墓石有文尚亦來信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公姓晁氏其家先濟州之鉅野今為開封祥符人皇考
諱遯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皇
祖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格字世恭安
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蓋文元諱迥息補將作監
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軍州應天府酒稅知蘇州之
常蘇婺州之蘭溪縣事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慶州

是縣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
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
其夫人某縣君閻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之廣陵鄉
公為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
為人亦罕能及者其為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
高麗漢魏姦字憲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安州政待公而
安通判杭州州將於己自舉上下莫能變公徐與之論
可否蓋平而氣和將畏且從也終是上下倚公以治至
公先人稱之其為慶州州近蓋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
置蓋威信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
用法常寬而欲人自逕曰給之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

視部吏孜孜恐失一善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為通
判如廣南為信州泉州如虔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
去常恩之蓋公之行已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
抵則於仁厚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曰
仲景海州司理象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簿益男二人
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人長適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京官劉某
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今存惟燕氏婦壽早世閔之
夫人為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歿之明年某月某甲
子公歿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勵繼世其
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元豐集卷四
是世來而大有文元有卿有公繼屬綿綿曰卿謂誰時
維光祿作其德音先于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匪飾
匪離業五之純治有息威時其張弛彼畏此懷吾寧一
理二度于泉于嶺之南里安戶擾開有不惑宜壽而昌
胡不吉靈尚茲介祉維後之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元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一
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孝友慈順無不當於理故與之
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為女如是足以知其賢
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其家也夫人考諱某
皇考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百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曾王

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
縣朱君某之妻有子曰某
曰京曰彥京為真州司
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卒
豐之某鄉某原將葬賦
為廼為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論詩
為夫人壺有彝則仔有
迨年善則長存維仲薦
美列辭墓門

大長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景其先
今家於揚州之天

長勝曾祖某贈尚書左僕射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
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若干卒于熙寧
六年六月之內申葬於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六
長之月人鄉秦蕭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為文章數
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強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
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次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
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合既果於自為而
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纖悉格其推之知其可任以事然
卒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
死歲久其喪寓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窮經營卒能使
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也君娶

沈氏諫議大夫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
女子男四人寅萬廣寓皆有學二女五人許嫁進士滿
希遠太廟齋郎馬其餘尚幼君公外舅也故為之銘其墓
其辭曰

勢不云泰志則非也彼較之丹豈易吾仁廩有餘粟及
里與隣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識美
幽堂日遠彌新

叔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升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某尚
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
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邵州司

理參軍用薦者為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縣丞以疾
自陳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某
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
鄉之原頭母吳氏妻黃氏朱氏有子曰擴曰某曰某女
四人君少孤自感勵好學能文章為人聰明敏達喜事
有六志不肯少屈為吏以材稱治獄能盡其情為令丞
易敬興壞綱紀具修吏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
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不克盡其用將葬擴來告曰
願有紀也廼為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寔見於事于其小綽有聞于其卓
屈不試尚不沒謝後昆矢以辭列罔忘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文柔姓晁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余余時苦貧
食口衆文柔食菲衣敝日若也事姑遇內外為人無長
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於鄰里交
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已足於燕私未嘗見其
情容於與人居未嘗見其喜愠折意降色約已以法度
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為人聰明於事迎見立解無不
盡其理其槩可見者如此蓋天界之德而天其年遺以
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
勤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二月四日子卒于京師年二十一
六余時校史館書廳寧四年詔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

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為洪州
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綜未仕也文慶老三歲
而死是氏世家澶州清豐縣今為開封府祥符縣人文
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達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
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宗恪光祿少卿余南豐曾董
子固也銘曰

人孰不貴子逢其第世誰不壽子罹其凶維德日濟生
不見其止維晷日遠歿不見其終子能自得意者在人
遺以輔余曾不遠巡歲云具逝予悲孔新其寤昭之曩
此幽珉

亡弟湘潭縣主簿丁頌墓誌銘

熙寧十年春子蒙息子生其弟子翊於南豐維子翊
姓曾氏諱宰字子翊世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子翊
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安篇文
字目覽口誦手抄日常數千言手抄書運掇累等不辭
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之
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息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
說且老未嘗易意其為文馳騁及復能博其學為人實
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之事未嘗
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
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進士及
第歷舒州司戶參軍潭州湘鄉縣主簿所居官理其云

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未嘗或也。有子經綬純約女道
饒州軍曹判官曹唐弼次尚幼也。曾祖諱某尚書水部
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
考諱某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先大夫吳氏
吳興郡太君今太夫人朱氏南昌郡太君妻張氏子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卒於細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
豐龍池鄉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詳力行不已亦隨其常見於遺文華
衮之章含其淳德璞玉之良于無于潭非誠其有方
而盡又奪其高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益于
此

曾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
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
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
九月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
之源頭其兄輩為銘曰
孰訛爾質而化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輩為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
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
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晁氏出也生三歲

而天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乃是時吾妻晁氏病已
革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慰如成人中夕而疾作
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曰興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
時始二歲實治平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
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
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天以死所謂命非邪熙寧十年
予為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穴
慶老在右興老在左是為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夫
罹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以時

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易以延宗榮于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盛德也吾妹之懿也嘗不章顯於世而天吾故不知天哭之之慟也歸德縣字淑文者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為殿中丞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為人柔嫵靜頴動止以儀度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群居自處者常取其後與人共衣食自與者常取其薄王氏故貧垢衣菲食未嘗以為歉恭大慈小謙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者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人皆幼也曾氏其先魯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為尚書戶部郎中直又館贈右諫

諱大夫諱某之孫女之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
之女卒於熙寧七年三月庚子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
鄉元豐四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既歿其生又不介之壽維篤于仁尚克臧厥後

元豐類彙卷之四十六

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七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聃與其宗親屬人謀曰
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大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
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眎萬世以假寵陳氏
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誼謂何迺相與來請於
余余辭不能既不獲迺論具公胄出位序行治之寔以
為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
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為氏世為顯姓見
於記錄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

之德化曰知

公曾祖考也曰彥璩公祖考也曰

累贈禮部尚書俊公考也公諱吳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不得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為材獄有久不決者皆屬公治之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

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一即知吉州廬陵縣廬陵人喜聞
訟械繫常克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圜
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間。樞密副使姜遵嘗為廬陵民
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謗。移知資州資陽縣。遷秘書
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任屬公民夷悅附
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潭州溪
洞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劉沆繼出行邊。公實揔州任
內脩民事外奉師費。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
稱之用。足於軍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荆南王居白岳
州滕宗亮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請即用公為轉
運判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官員外郎知撫州。

恩信行部中奸彊擾服貧細得其職遷臧方負外郎明
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知安州以寬靜順其俗
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郎中知蜀州大興學校遷
臧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州居半歲以目疾請老遷光
祿卿致仕始家江州英宗即位遷秘書監今上即位遷
太子賓客公少長間巷能自感發彊志力學為進士一
出遂收其科為吏明悟敏捷見義敢為不少屈以求合
善之事於州郡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
所貸至其過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
遇人豁然不為畦疇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於
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賑而助之公既好學

至於聲音星曆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有晚迺
長書省迺賓宮朝寵則日躋身焉逍遙世狠而爭公裕
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賓事鼓瑟吹竽公退燕
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耄氣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頻呻
有歸墓隧豐碑螭首勒辭告休尚慰爾後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秘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于位以
聞天子官其二子以慰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脩先帝
功臣記之于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
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于冊已又有詔
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

孫者其世世無絕嘉祐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
所既立記德之史藏于有司寢公之詔傳于天下維墓
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寔而久廢不立懼無
以飭其子孫于千萬世以為已羞則相與來乞銘文
以刻於石其敘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
時陳為舜後媯滿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
之散亡者因為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實
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劔州之沙縣公諱世卿
字光遠南劔州沙縣人也曾太父杲大父昂父文餘公
貴贈其父尚書駕部員外郎公為兒時書木葉為詩其
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

士為衡州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園靜安公應變為箭筈女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既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間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厲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可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為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小吏勢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為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為有以少勝衆此材

知列丈夫之所為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此出哉
公在靜安七年還為祕書郎真宗即位召公欲以補御
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尚書度
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
建州改福建諸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為
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
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
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
獎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
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為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
判其彙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為祕書

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饒南益人以休息海
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
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
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
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于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
某縣君繼母夫人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之五
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
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備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
儼備之進于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母行純篤其
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

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獎人之善所薦士後多
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
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
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
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土公
在圍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徃眎蛮荆其得孰窺亦乘
受職若與為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復耕
緇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為與人休息外治何為
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于人實告于冊又
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附君神道碑

附君諱保雅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陰
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庸選上其狀拜大理評事監
尉氏酒餉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既至曠
曰吾常所欲為此幾可試也縣以給聞就改守丞久之
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改府君自負遂通判其軍
府李公去寇萊公代之器易府君鳳翔萊公雅知其賢
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所乃止璽書獎之迂殿
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同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
拜授郾州廷太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員
外郎銜衣銀魚知漢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

佐吏駭輦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超作証狀拘
兩營以安之至明鞠得乃實四卒與伍中謀幸獲已甲
捕兩營目自以為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奉言蜀
戎兵父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播
奔都官還朝在獻太后而嘉之臨拜職方受支判官契
丹目信使荆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黃金
于太后得奉藏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
置場中市民災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為足而實尚留民
家不入也潛發乃自取載之以為故誦暴又欲資異謀
使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軍船六
日夜次鄆直之管守吏數人而已同時襄陽俚民販茶

得知軍略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二十人隨者有
餘人與京已甚類人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亂江往慮之
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漢陽距江為城潦至隄斷
毀歲調薪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
護作者工費半隄完至今還祠部郎中滿歲竟兩浙轉
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
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
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獻鄉之先塋張氏世為顯姓
府君先居齊之禹城及考諸制官至庫部員外郎贈吏
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妻彭城劉氏樞密直學
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之察身博仕有治聲最少房

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為鄂州推官府君甚受考
城劉侍制劉亦厚結之子娶府君女慶曆三年彥博為
撫州司法為子言府君平生端重不怙燕閒未嘗見其
儻容為治威嚴不撓細事為漢州民趙昌以書名府君
迄代不問至劔明昌追獻書二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
又應朝貴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我敵府
君孺受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不嘗致
一器一物蓋問其治已雖小者如此立稱其官次施設
狀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質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
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不
立懼無以昇四方人視所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勝喜曰

為天下之道本諸得人公卿內
體兩重也身知矣今常患材難不
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議賢天固
宜放而登善取而道其施為
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補行
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
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九察里
耶

茲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慈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賁曾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華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察州陝陽縣
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
管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亦
之可棄者十總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
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襄城
縣樞密有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
密自學士去公遷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曆
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秘閣校理三年
改右正言歷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謹告之意者在

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
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
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
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
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
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
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
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
於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
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
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

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水洛城
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
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
廢其功而赦滬之轍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
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
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
某為叅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
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
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
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迂起居舍人尚書
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厨傳之費陝人安之

鄴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歲滿官用一不歸於
已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
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
紫服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為變其法
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為待制遂
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
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
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
其際而退眎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
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
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飭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

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
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
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交善而尤
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
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
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
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
公之亟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
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以謂已之學
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
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

陽翟今為陽翟人母李氏長安人
子宜滑州勸農推官寔宜皆將佐
侯華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

如右謹狀
監主簿宜等以狀未

元豐類彙卷之四十七

何陋齋藏

何陋齋藏

...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八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云不復就
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
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勸勵不求當世之譽樂
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則編
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
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立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
少能及然其家未嘗畜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
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

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
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若世莫得聞
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
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
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
曆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
廼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值周易會元紀
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彌冲晦處士
養久遊吳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
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
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

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繆居睦州欲徃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繆未及徃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時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隱知杭州勝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家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不於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

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澤傳

洪澤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澤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澤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澤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澤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澤至官量口用俸撥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澤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

已老矣無可柰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
老也渥已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
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
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擬竒以動俗
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
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豈
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元豐類稿卷之四十八

御書藏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seal impression at the top.

不費類彙卷之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歲課之升降國初
 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贇等正中外
 驥與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故擇用人而患不
 知辭下之材始詔德驥以群臣功過之迹引與
 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州縣官考
 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
 是御史弋子元郎更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
 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

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
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
欲自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無職遂不
行焉然親書課取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
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
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經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
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
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閑暇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
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

焉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
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不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
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與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
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亦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
以動眾為疑而簡練之綱遂疎黜廢之法益惡矣迨天
子丁寧欲採其微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
子扈從蕭牆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
塵區薦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
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寧武各

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
觀察團練邊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
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
養之既廢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遇
中國兵制始脩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脩教者
之法始黜老儒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
一方之難故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
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總十六萬
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
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
綰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

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
廣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鬪志河朔震惶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
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
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亟急并衛亦可抽
減其如備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
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
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并為禁兵號振武軍以
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
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
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公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鋸斨械箭筈篋皮笠努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努院歲造弓努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劔甲堞釜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征

鼓炮炒鍋鑪行槽鐵鑊鑊斧等器之什器凡諸兵械置
五庫以貯之或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
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木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
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得數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
推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三李晏口九立平二縣又築東鹿
增設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滎陽至鄭寧禧襄防關游口
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過
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
潘美守之陳喬州迄於渝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

此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絕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
入寇美帥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
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
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
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
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禘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親立
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采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
徹之議追尊僖順景宣四祖一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
稱至于高祖親親之恩盡矣以有四廟之制前世未有

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
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
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糶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糶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糶
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瑑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
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

上怒誅王京人皆寃之自是廢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
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
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勝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
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五年石進士
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
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
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
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
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

與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旬浹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
員而賑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綠袍靴笏使解褐焉八
年進士萬二百六十八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
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
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
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奮
然獨見誅敗虜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太祖之為將也
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
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

所破郡縣當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傾土疆爾
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
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
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
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
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
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
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
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即隨
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
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垂取天下而不能以

軍法約主不此輩繼其無厭之求誠為完哉我今養士卒
固不悛品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且及聞川班殿直之訴
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
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
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吝惟所
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憲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之文
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
一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
備者和嶼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
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
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
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
尚有受饑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
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踰村連邑去
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

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並曰作其後亦命近
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官宴會則在御座前
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者
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
顯慶中即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
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流螭頭之吻處有
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群臣嘉
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
中姚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
史官無由而書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
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

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
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閣日齋紙筆立於鸞頭以記言動
故文宗實錄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
密直學士備日曆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
中扈家為備撰以謂內府日曆樞密院抄錄送史官所
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虞漏洩而史官限疎
遠故莫得而且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錄以
送史官使備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與國
中詔書病史氏之漏洩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
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
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佖

之請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以梁同翰掌起居卽
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爲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宜
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閔機密本院記之
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
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卽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
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
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
信取平守歲吏緣爲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
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爲新法

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綮十綮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為一綮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為錢十錢為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為十萬忽回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為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斤可施用拜以絲忽毫釐銖累之集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七

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以
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
國為限三歲一令天下百
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
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四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
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
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帝以
聚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
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
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
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
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規進
宣戒兒文耶趣作無復言

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取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任從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長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推場，免商，弄有公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豈良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正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移，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道。

成卒又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
微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勿此可謂小其名而
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
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
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重違譴屯通遠軍四十
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實
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
其忘固養之以國帑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
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勢略其過則
材能進久其任而功烈愈自言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
祖兼用之故以李漢楚屯關南馬仁禧守瀛州韓令坤

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約領隸州以防北虜郭進
控西山武守琪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
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弋弼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
三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弋弼董
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嘗
此之晉建隆元年六月詔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
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
七年之江表之地內則與越闕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
丁璉高麗王佶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
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
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刃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九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嬰棧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

價踴貴秋歛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穎宋亳之間盜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北
濟水至此乃絕恒溫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大和之中也
劉裕浚之始有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濟
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魏徵河南丁夫百萬開之定策
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有隋大業之初也
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而北沂鴻溝轉於輸納於河
陰合嘉太原年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
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者其與鑿濟運
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縣之獄太祖即位尤重用典刑京

於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評議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
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
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夜中覆然後下丞相府
又以聞始命論蓋其重慎之備如此焉

管推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廢下
弛監禁於河北實禁價於海濱有司嘗欲重新禁之估
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強
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
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禁少而用約也自
時以來兵薄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

言琴課則劉勰古深茶禁則陸羽木峻酒權則程能變
證今則揚允恭各騁真意從而助之者寔廣自此山海
之入在權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是也

晉

天時以授民事則晉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
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
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
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棟象之曆懿宗有宣明之
曆昭愍有崇元之曆自時以後至於梁唐且官之任缺
焉晉高祖始用甄仁壽有調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
欽天之曆當朴之成曆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

又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其是有應天之
曆又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而有乾元之曆
至道淳化之間王著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疎密而日官
歸顯符始定律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

錢幣

興國初織江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
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公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
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詠有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
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爲不可而安易之辯不可
也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為季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相寤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又缺唐熙初始勅群臣用通
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以祭養者上為賜錢使迎其
母而使者亦三易人自唐於中其父家居不能自存
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以祭養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
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者教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補資之路

禘祭

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
禘臘之別名也漢乘文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

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恭
盡愛晉魏同之唐以上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借百神
郊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
臘辰以應上德議者是之宋與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
而獨以前七日辛卯借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借百
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辰臘如祀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
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夜祀
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後也祀殺失所以致宗極意
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復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國立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
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獻主焉

祠太一

與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樂土張齊賢至春宮正慈父之蘭
頌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
半祀天之祀又小損之天子使加於官百人自各祠至
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
帝及太宗繼大統祀官以為正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

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敬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賴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之考課之法與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眎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宋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奉樑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補以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

顧之莫然後於義之德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用蠻於四夷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
將與夫轉餉煩敎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
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嘗設
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
之為疆場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
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霍守素之
平梅峒是也有安已克破被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
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安謝德
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之以克則敎不能以來計不

是以蚤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
易觀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
以懷之以利是氣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
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在
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
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
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
千人破之當世以為謔虜既服於是叩關請吏修書
幣之使天子是群臣謙恭不自以為德也其後向之宿

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虜連兵既破虜而平晉遂用事
於燕不克而還自此虜復為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
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於
陳家谷劉廷讓於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乘塞瘡痍之
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虜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
民將吏依壁自固虜輒掠坳野收子女之俘陪金帛之
積而去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
屢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
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
為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虜既入塞塞上皆飛
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率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

卷之五十五 十一

督戰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虜乘其隙也連
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為戎衣濟河而虜
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為乘其敝痛殺幽冀可
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
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
博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
之或以為故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
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權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商
市年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
言宜出於民始置權易之場嚴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
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別藏
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欽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
匿自存天子常壽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
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

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瑞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
開州何邠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
屢卒是知天子待其人盡忠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
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二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
僕僕典其任而三十年一開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
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
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始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盛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

力雖存西館之署而... 太平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
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 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
升龍之古設署於禁... 書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
章以藏之又重亡書之... 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
天下圖書始復聚而... 紳之享彬彬矣志擇當世聰明
魁壘之材處之其中... 於大官謂之享士其義非獨使
之尋文字窺筆墨也... 益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
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 充國... 金城曹操以... 區區之魏力
農許下晉用登文... 田... 襄陽杜預田荊州荀

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
外有守禦之利故兼農美狄兼鄰國或定南面之業焉
宋興當雍燕之間強弱憂為邊害天子念守立歲廣而
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
易水疏鵠距修鴈河之利漕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
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堯天
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而出許穎轉陳蔡之間
至襄陽得田可治者二十一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其
功用矣天子尤意御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渠引水李冰以鑿壘之蜀通二江

之利漢興文翁穿前洩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兒寬奏

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自是後

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兗之水張閻

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淝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除

堰遏之害皆代一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

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

當雍熙之間以下並作桐之浸灌者舊欲脩耕理

黃河旅一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

之所施者最多自大徑而北既醜為二至大陸又播為

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道之莫能為

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
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
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老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
商解光之說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說是也
有以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說是也有以為宜
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關並賈讓之說
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說
是也有以為宜徙之寬平者王橫之說是也有以為宜
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非古義者王延平當之說是也
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
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闕於用而復二渠則

水之害去絕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爲敗興國之間房材之尖爲甚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爲賦詩比蘇子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爲隄防壅塞閣於用倣禹之迹爲可然水之爲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邠州遂自乎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開游口三十有六

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
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
既平晉隕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
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
李悝脩之魏以富疆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
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
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
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具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
孫平脩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
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䟽闊而義倉遂廢殆
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
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哀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
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
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
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

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
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
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處直易江淮
茗薺之寔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
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
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
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
利為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買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
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調視小失恐未免於中
也

元豐類藁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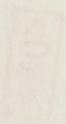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10









新加坡圖書館藏書

